

Richard：你還記得我為什麼找你合夥開這家律師事務所嗎？

John：記得…

Richard：第一？

John：Money

Richard：第二？

John：Money

Richard：第三？

John：Fun

Richard：第四？

John：Money

Richard：Yes！money, money, fun, money！…But where's FUN now？

這是影集《艾莉的異想世界》裡一段的對話。Richard 是個令人又氣又愛的角色，他愛死錢了，可是他始終記得他開律師事務所的四大目標。Money 是錢，Fun 指的是人與人的情感。

Money 少了一個，還有其他兩個 money；可是 Fun 只有一個。

娛樂化

三月份的天下雜誌裡寫著：「社會上洋溢著一付什麼都無所謂及不在乎的嘻笑謔罵，似乎再也沒有一件事情值得認真對待，在凡事皆娛樂的煽動操作下，虛實的界線逐漸模糊……」

「娛樂」成為今日社會中與財富並駕齊驅的主流，民主化、自由化、全球化、數位化混血交雜的品種竟然是一種娛樂。娛樂化的新聞、娛樂化的災難、娛樂化的政治、娛樂化的醫療…娛樂化的服務隊。

娛樂不好嗎？Just for FUN 嘛！

坐飛機、住旅館…暑假來去離島玩。

那你太糟蹋 Fun 這個字了。「其實家訪是件很愉快的事啊！我會騎著借來的腳踏車，到處探查著當地的風土民情，會有很想要接近在地人的感覺喔…」，與打著服務的幌子在風景名勝遊山玩水相較，後者不過是種娛樂，前者才是 fun。

在地化的醫療

北醫自詡有全國醫學院中為數最多的服務隊，其中更有許多是從事醫療服務的隊伍，一年一次的造訪偏遠地區，到底能為那兒帶來什麼幫助？

治好他們的呼吸困難心律不整？除去他們的痛風結石？驅走他們的風濕？改善他們的營養？給他們降高血壓的藥，然後明年再來給一次？

早期許多醫療服務隊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同時，也對當地人進行抽血等檢查並作論文研究。高雄醫學大學，長期支援山地醫療服務工作的陳順勝醫師就提到：「起初我們進行醫療服務工作時，原住民看到醫療人員就習慣性的把袖子挽起來，等候抽血。他們習以為常，但卻不知抽血並非必要的。這讓我感到相當痛心。」而近年來社療出隊時所進行的弓漿蟲抽血檢查，是否又善盡告知和衛教的責任？對當地居民健康又是否有真正幫助？

「在全民健保的制度下，健保局從來沒有真正對台灣人民就醫習慣做社會學的調查，他們從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愛看病愛打針愛吃藥，就只會自顧自地平衡赤字、制定政策！」一位綠杏的編輯在走訪基層醫療後不滿地說道。

醫療，甚至是任何種類型的服務，如果忽略了在地化的特質，很容易流於一廂情願而不自知。「Global thinking, Local action！」前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駐柬埔寨隊領隊劉紹華，在北醫談起醫療的在地化

時說：「以愛滋病為例，WHO 在經歷種種的挫敗後得到教訓，在這些第三世界只發保險套是不夠的，更重要的是引入『人類學的方法』。」

化身為平民

人類學的方法奠基於嚴謹的田野調查，以訪談、共同生活、參與集會等方法，深入了解社會的結構與問題的癥結，才能發展以「教育」為最根本的解決手段。

一年一次的出隊，能留下些什麼？

「那是知識介入的行為，與沒有知識介入的行為的差別。」綠杏的記者如此寫道。對於大部份的慢性病、老人疾病…我們幫不上太多，但服務隊可以提供的是與居民共同生活的關懷、翔實的訪談、正確的知識教育。「家訪」與「教育」該是服務隊中最重要的一環。

「我一直記得，有個老婆婆跟我說：『能跟你講話，我的病就好了一半囉！』。」一位曾經參與服務隊的學生說。於是，所有高深的檢查技術、實驗診斷、藥物治療…都在其次，重要的是放下身段「化身為平民」；如同記者李宗晉寫著：「山服敏感的感受到近年來社會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尊重，開始反思自身是否無心的造成當地原住民文化加速失衡，為此，他們開始學習原住民舞蹈，在行前訓練中加入原住民文化的課程。」否則，服務隊不過是弱勢社會中自以為是的優勢者。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娛樂罷了。

為出隊而出隊？

北醫的每支服務隊都生存的很努力：努力的招生，努力的募款，努力的服務，努力的傳承。一支服務隊的領導者有著決定性的影響，一個好的 team，一個好的典範。

更重要的是：一個充滿認同的動機。

當失去著力的目標…

為什麼要出隊？

「沒有人敢背負 close 出隊／倒社的罪名。」同學說。

每支服務隊都在尋找它的價值，起起落落，帶著不同的風格和故事。

某些服務隊並不具有社團的組織架構，或是召募的人員只為出這麼一次的服務隊；再加上欠缺經驗者 back up 的支持及傳承，每年的交棒就是從頭再來。於是陷入這種困境的服務隊，整體的思想和想法都要由領導者所承擔。如此一來也導致思考模式易流於過分專斷。

在採訪的過程中，基服的同学便說：「在大家的認同感還不夠強烈時，做太多的事反而是一種負擔，所以建立他們的認同感是首先要做的。再來就是把有心的人聚集起來，讓他們能把他們所擅長的的部分完整的傳下去。」

基 14 副團長也提到：「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付出麼多就仁至義盡了，放下擔子就會想遠走高飛，比較沒心力去照顧下一屆，所以覺得要讓他們換個方向想，讓他們願意在卸下擔子還能回來，用朋友的方式照顧學弟妹，但仍要有學長姐學弟妹之間的尊重在，有利去傳輸些觀念讓他們聽的進去。」

服務隊間的交流

相較於偌大的台大醫學院僅擁有一支醫服團，12 支服務隊是讓人羨慕的。

但是我們的 12 支服務隊都非常自我。它們獨立運作，在財務上人力上各自為政。三十年來，北醫每支服務隊都遇到過許多人才斷層的問題，但是服務隊彼此間卻很少互相支援，合併出隊的例子並不多見（除了早期山服六社聯合、綠十字跨校合作及數年前中醫及楓林假服曾聯合出隊外）。

在綠杏記者的採訪過程中，我們發現各支服務隊對彼此間的了解很少，常常更多的是對其它服務隊的一些刻板印象與批評。經驗似乎只存在於直向的傳承，北醫的服務隊們欠缺橫向的交流。期許透過這次的書寫，每支服務隊在成長自我的同時，也可以彼此了解鼓勵，拋開自私與成見，一起刺激思考！